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三筆卷八至十

詳校官中書_臣羅錦森

貢外郎_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_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_臣朱圻

謄錄監生_臣趙廷麒

欽定四庫全書

容齋三筆卷八

五則

宋 洪邁 撰

徽宗薦嚴䟽文

徽宗以紹興乙卯歲升遐時忠宣公奉使未反命滯留
冷山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䟽
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僊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
况故宮為禾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蒐漫
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

痛心孤臣久繫惟歐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
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可北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
其後梓宮南還公已徙燕率故臣之不忘國恩者出迎
於城北搏膺大慟虜俗最重忠義不以為罪也

忠宣公謝表

建炎三年先忠宣公銜命使北方以淮甸賊遽起除兼
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李成以兵護至南京公遣書
抵成成方與耿堅圍楚州答書曰汴涸虹有紅巾非五

千騎不可往軍食絕不克唯命公陰遣客說堅堅強成
歟兵公行未至泗諜云有迎騎甲而來副使龔璣憚之
送兵亦不肯前遂返旆即上疏言李成以餽餉稽緩有
引衆納命建康之語今靳賽薛慶方橫萬一三叛連衡
何以待之方舍垢養晦之時宜選辯士諭意優加撫納
疏奏高宗即遣使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初公戒所遣忤
奏吏須疏從中出乃詣政事堂白副封時方禁直達忤
宰輔意以託事滯留為罪特貶兩秩而許出滁陽路紹

興十三年使回始復元官時已出知饒州命予作謝表
直敘其故曰論事見從猶獲稽留之戾出疆滋久屢沾
曠蕩之恩始拜明綸得仍舊秩伏念臣頃繇乏使不敢
辭難值三盜之連衡阻兩淮而荐食深虞猖獗之患或
起呼吸之間輒露便宜冀加勤卹雖璽書賜報樂聞充
國之建言而吏議不容見謂陳湯之生事虧除官簿繇
歷歲時敢自意於來歸遂悉還於所奪茲蓋忘人之過
與天同功念臣昔麗於微文蔽罪本無於他意故從數

赦俾獲自新書印既畢父兄復共議秦檜方擅國見此
表語言未必不怒乃別草一通引咎曰使指稽留宜速
虧除之戾聖恩深厚卒從投拭之科仰服矜憐唯知感
戴伏念臣早繇乏使遂俾行成值巨寇之臨衝欲搏人
而肆毒仗節宜圖於報稱引車何事於逡巡徐偃出疆
既失受辭之體申舟假道初無必死之心雖蒙貶秩以
小懲尚許立功而自贖徒行萬里無補一毫敢妄冀於
隆寬乃悉還於舊貫茲蓋忘人之過撫下以仁陽為德

而陰為刑未嘗私意賞有功而赦有罪皆本好生坐使孤臣盡滿宿負云云前後奉使無有不轉官者先公以朝散郎被命不沾恩凡十五年而歸僅復所貶而合磨勘五官刑部皆不引用秦志也遂終於此階

四六名對

四六駢儷於文章家為至淺然上自朝廷命令詔冊下而縉紳之間賤書祝疏無所不用則屬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印諷味不厭乃為得體姑摭前輩

及近時綴緝工綴者十數聯以詒同志王元之擬李靖
平突厥露布其敘頡利求降且復謀竄曰竄中餓虎暫
為掉尾之求韝上饑鷹終有背人之意蘄州謝上表曰
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范
文正公微時嘗冒姓朱及後歸本宗作啟曰志在逃秦
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効於陶朱用范睢
范蠡皆當家故事鄧潤甫行貴妃制曰關雎之得淑女
無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

聖中百僚請御正殿表曰皇矣上帝必臨下而觀四方
大哉乾元當統天而始萬物東坡坤成節疏曰至哉坤
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古今慰國哀表
曰大哉孔子之仁泣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
謝賜帶馬表曰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歛退之
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王履道大燕樂語曰五百里米
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
疆之壽除少宰余深制曰盖四方其訓以無競維人必

三后協心而同底于道時并蔡京為三相也執政以邊
功轉官詞曰惟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寧人有指敢弗
于從翟公巽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諸
侯之孝大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知越州日以擅發
常平倉米救荒降官謝表曰敢効秦人坐視越人之瘠
既安劉氏理知晁氏之危孫仲益試詞科日代高麗國
王謝賜燕樂表曰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
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又曰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見宮牆

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聞管籥之音自中書舍人知
和州既壓境見任者拒不納以啟答郡僚曰雖文書銜
袖大人不以為疑然君命在門將軍為之不受鄰郡不
發上供錢米受旨推究為平亭其事鄰守馳啟來謝答
之曰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
計汪彥章作靖康冊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
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為中書舍人試
潭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及聖問不舉覺坐罷職謝

表曰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諄理而徐邈云酒中有
聖初亦何心又曰書馬者與尾而五常負譴憂網禽而
去面之三永銜生賜宋齊愈坐於金虜立諸臣狀中輒
書張邦昌字送御史臺責詞曰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
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又曰睦孟五行之說
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責張邦昌詞曰雖
天奪其衷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乎知徽州其
鄉郡也謝啟曰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半在

或一時同隊之魚何掄除祕書少監未幾以口語出守
印謝啟曰雲外三山風引舟而莫近海濱八月槎犯斗
以空還楊政除太尉湯岐公草制曰遠覽漢京傳楊氏
者四世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賜
賜子彪四世為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朝重惜此官
二百年間纔七人其用事精確如此蔣子禮拜右相王
訥賀啟曰早登黃閣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儒何憂
左轄之虛位皆用杜詩語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左

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亦可稱

吾家四六

乾道初年張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議者謂兩淮保障不可恃公親往視之會詔歸朝未至而免相文惠公當制其詞曰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衮衣以公歸兮庶聞辰告所謂兒戲者指邊將也而讀者乃以為詆魏公其尾句曰春秋責備賢者慨功業之惟艱天子加禮大臣固始終之不替所以悵惜之意至矣王太寶致仕詞

曰閔勞以事聖王隆待下之仁歸絜其身君子盡遺榮之美大寶有遺泄之疾或又謂有所譏而實不然罷相後起帥浙東謝表曰上丞相之印方事退藏懷會稽之章遽叨進用謝生日詩詞啟曰五十當貴適買臣治越之年八十為秋辱莊子大椿之譽時正五十歲也紹興壬戌詞科代樞密使謝賜玉帶表文安公曰有璞於此必使琢恍驚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允謂便蕃之賜主司喜焉擢為第一乙丑年代謝賜御書周易尚書

表予曰八卦之說謂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義莫得聞
坦然明白尾句曰但驚奎壁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
之祕行地無疆亦忝此選代福州謝歷日表曰神祇祖
考既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正用詩鳧
鷖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洪
範庶徵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皆
上下聯文未嘗輒增一字淵聖乾龍節䷇曰應天而行
早得尊於大有象日之動偶蒙難於明夷易大有卦柔

得尊位應乎天而時行左傳叔孫豹筮遇明夷象日之
動故曰君子于行彖辭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
亦純用本文乾道丁亥南郊赦文曰皇天后土監于成
命之詩藝祖太宗昭我思文之配讀者以為壯後語曰
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既撲緼紛之況雷雨作解而君
子赦過式流汪濊之恩此文先三日鎖院所作冬至日
適有雷雪之異殆成讖云葉子昂參知政事為諫議大
夫林安宅所擊罷去林遂副樞密已而置獄治其言皆

無實林責居筠葉召拜左揆予草制曰既從有北之投
亟下居東之召有欲為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無以我
公歸兮大慰瞻儀之望本意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
也故云瞻儀而御史單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為我公
彼蓋不詳味詞理耳子昂坐冬雷罷相予又當制曰調
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劾三公實負
應天之愧蓋因有諷諫也嗣濮王加恩制曰天神明而
照知四方既下臨於精意王孫子而本支百世茲載錫

於蕃釐又曰春秋享祀獨冠周家之宗盟老成典刑蔚
為劉氏之祭酒士衍制曰克羞饋祀事其先而萬國歡
心肅倡和聲行於郊而百神受職賜宰臣辭免提舉聖
政書成轉官詔曰為天子父尊之至永惟傳序之恩問
聖人德何以加莫越重華之孝賜葉資政辭召命詔曰
見睂曰消顧何傷於日月得時則駕宜亟會於風雲賜
史大觀文以新蜀帥改越辭免詔曰王陽為孝子敢煩
益部之行莊助留侍中姑奉會稽之計吳璘在興元修

塞兩縣決壞渠為田獎諭詔曰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
離堆之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煩鴻卻之謠用老杜石
犀行云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及翟方進壞鴻
卻陂童謠云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等語也劉
其甫自潭帥除翰林學士答詔曰不見賈生茲趣長沙
之召既還陸贄宜膺內相之除批執政辭經修哲宗寶
訓轉官曰念疊矩重規當賢聖之君七作而立經陳紀
在謨訓之文百篇哲廟正為第七主而寶訓百卷也答

蔣丞相辭免曰永惟萬事之統知非艱而行惟艱有不
二心之臣帥以正則罔不止禮部為宰臣以顯仁皇后
小祥請吉服奏曰練而慨然禮應順變期可已矣懼或
過中又曰漢中天二百而興益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
慕獨耀前徽時高宗聖壽五十四也辛巳親征詔曰惟
天惟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宴安
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肥水之勲鬪士倍於晉師可
決韓原之勝是時歲星在楚故云檄書曰為劉氏左袒

飽聞思漢之忠漢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又曰侯王
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紫宸大
宴致語曰廟謨先定百官修輔而厥后惟明黼坐端臨
五帝神聖而其臣莫及修聖政轉官詞曰念五馬浮江
之後光啟中興述六龍御天以來式時猷訓又曰薦於
天而天是受永言覆幬之恩問諸朝而朝不知詎測彤
容之妙汪觀文復官詞曰作雷雨之解而宥罪在法當
原如日月之食而及更於明何損步帥陳敏制曰亞夫

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吳挺興州制曰能得士心吳起固西河之守差彊人意廣平開東漢之興起復知金州制曰惟天不弔壞萬里之長城有子而賢作三軍之元帥蕭鷓巴詞曰隨會在秦晉國起六卿之懼日碑仕漢稔侯傳七葉之芳姚仲復官制曰李廣數奇應恨封侯之相孟明一眚終酬拜賜之師追封皇第四子郡王詞曰舉漢武三王之策方茂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獨留遺恨時已封建三王

也趙忠簡諡制曰見夷吾於江左共知晉室之何憂還
德裕於崖州宜待令狐之復夢王彥贈官詞曰申帶礪
以丹書之誓方休甲第之功臣挂衣冠於神虎之門竟
失戍營之校尉向起贈官詞曰馳至金城郡方思充國
之忠生入玉門關竟負班超之望李師賢贈官制曰青
天上蜀道久嚴分閫之權黑水惟梁州愴失安邊之傑
襄帥王宣贈官詞曰黃河如帶莫申劉氏之盟漢水為
池空墮羊公之淚王淪以太常少卿朔祭太廟忘設象

尊犧尊降官詞曰犧象不設已廢司爨之供餼羊空存
殊乖告朔之禮潼川神加封詞曰駕飛龍兮靈之旂具
嚴渙命驅厲鬼兮山之左終相此邦青城山蠶叢氏封
侯詞曰想青神侯國之封自今以始雖白帝公孫之盛
於我何加陽山龍母詞曰居然生子乘雲氣以為龍惟
爾有神時雨暘而利物魏丞相贈父詞曰大名之後必
大非此其身和戎如樂之和幸哉有子魏蓋以使虜定
和議旋致大用贈母詞曰藏盟府之國功不殊魏絳成

外家之宅相重見陽元封妻姜氏詞曰筮氏于晉曰魏
方開門戶之祥取妻必齊之姜孰盛閨闈之美虞丞相
贈父詞曰活千人有封非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
畸於人者侔於天同周仁贈父詞曰有子能賢高舉而
集吳地受予顯服會同而朝漢京用東方朔非有先生
傳高舉遠引來集吳地及兩京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
也獎諭吳挺詔曰闌外制將軍方有成於東鄉舟中皆
敵國應無慮於西河梁丞相醴泉使兼侍讀制曰珍臺

閒館獨冠臯伊之倫魁廣厦細旃尚論唐虞之盛際又
答詔曰一言可以興邦念為臣之不易三宿而後出晝
勉為王而留行王丞相進玉牒加恩制曰載籍之傳五
三壯太祖太宗之立極賢聖之君六七耀永昭永厚之
詒謀批以旱得雨請御殿曰念七月之間則旱咎證已
深雖三日已往為霖憂端未貫餘不勝書唯記從兄在
泉幕淮東使者其友婿也發京狀薦之為作謝啟曰襟
袂相連夙愧末親之孤陋雲泥懸望分無通貴之哀憐

皆用杜詩其下句人人知之上句乃贈李十五丈云孤
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此事
適著題而與前送韋書記詩句偶可整齊用之故併紀
于此但以傳示子孫甥姪而已不足為外人道也

唐賢啟狀

故書中有唐賢啟狀一冊皆汎汎緘題其間標為獨孤
常州及劉信州太真陸中丞長源呂衡州溫者各數十
篇亦無可傳誦時人以其名士故流行至今獨孤有與

第五相公書云垂示送邱郎中兩詩詞清興深常情所不及陰天聞斷鴈夜浦送歸人醲麗閒遠之外文句窈窕悽惻比頃來所示者才又加等但吟誦歎詠大談於吳中文人耳又云昨見送梁侍御六韻清麗妍雅妙絕今時掩映風騷吟諷不足按第五琦乃聚斂之臣不以文稱而獨孤獎重之如此觀表出十字誠為佳句乃知唐人工詩者多不必專門名家而後可稱也

容齋三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容齋三筆卷九

十六則

宋 洪邁 撰

樞密兩長官

趙汝愚初拜相陳騤自參知政事除知樞密院趙辭不受相印乃改樞密使而陳已供職累日朝論謂兩樞長又名稱不同為無典故按照熙寧元年觀文殿學士新知大名府陳升之過闕留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弼既為使神宗以升之三輔

政欲稍異其禮且王安石意在抑彥博故特命之然則自有故事也

赦放債負

淳熙十六年二月登極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盡失之者人不以為便何澹為諫大夫嘗論其事遂令只償本錢小人無義幾至喧譟紹熙五年七月覃赦乃只為蠲三年以前者按晉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

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此最為得又云天福五年終以前殘稅並放而今時所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為斷則民已輸納無及於惠矣唯民間房賃欠負則從一年以前皆免比之區區五代翻有所不若也

馮道王溥

馮道為宰相歷數朝當漢隱帝時著長樂老自敘云余先自燕亡歸河東事莊宗明宗愍帝清泰帝晉高祖少帝契丹主漢高祖今上三世贈至師傳階自將仕郎至

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州巡官至武勝軍節度使官自
試大理評事至兼中書令正官自中書舍人至戎太傅
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齊國公孝於家忠於國已無不
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下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不
欺於天其不足者不能為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
於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老而自樂何樂如之道此文
載於范質五代通錄歐陽公司馬溫公嘗詆誚之以為
無廉恥矣王溥自周太祖之末為相至國朝乾德二年

罷嘗作自問詩述其踐歷其序云予年二十有五舉進士甲科從周祖征河中改太常丞登朝時同年生尚未釋褐不日作相在廊廟凡十有一年歷事四朝去春恩制改太子太保每思菲陋當此榮遇十五年間遂躋極品儒者之幸殆無以過今行年四十三歲自朝請之暇但宴居讀佛書歌詠承平因作自問詩十五章以志本末此序見三朝史本傳而詩不傳頗與長樂敘相類亦可議也

周玄豹相

唐莊宗時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時明宗為
內衙指揮使安重誨使他人易服而坐召玄豹相之玄
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
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
為神將召至京師宰相趙鳳諫乃止觀此事則玄豹之
方術可知然馮道初自燕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辟為
本院巡官甚重之玄豹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不可過

用書記盧質曰我曾見杜黃裳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
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於是薦道
為霸府從事其後位極人臣考終牖下五代諸臣皆莫
能及則玄豹未得擅唐許之譽也道在晉天福中為上
相詔賜生辰器幣道以幼屬亂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
懇辭不受然則道終身不可問命獨有形狀可相而善
工亦失之如此

鈞鉤滄浪

柳子厚鈇鉤潭西小邱記云邱之小不能一畝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子憐而售之以茲邱之勝致之澧水鄴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蘇子美滄浪亭記云子游吳中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三向皆水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

得之予謂二境之勝絕如此至於人棄不售安知其後
卒為名人賞踐如滄浪亭者今為韓蘄王家所有價直
數百萬矣但鈎鈎復埋沒不可識士之處世遇與不遇
其亦如是哉

司封失典故

南渡之後臺省胥吏舊人多不存後生習學加以省記
不復諳悉典章而司封以閒曹之故尤為不謹舊法大
卿監以上贈父至太尉止餘官至吏部尚書止今司封

法餘官至金紫光祿大夫蓋昔之吏書也而中散以上
贈父至少師止按政和以前太尉在太傳上其上唯有
太師故凡稱攝太尉者皆為攝太傅則贈者亦應如此
不應但許至少師也生為執政其身後但有子升朝則
累贈可至極品大國公歐陽公位參知政事太子少師
後以諸子恩至太師究國公而其子棐亦不過朝大夫
耳見於蘇公祭文及黃門所撰神道碑比年汪莊敏公
任樞密使以子贈太師當封國公而司封以為須一子

為侍從乃可竟不肯施行不知其說載於何法也朱漢章却以子贈至大國公舊少卿監遇恩封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自後再該加封則每次增百戶無止法今一封即止舊學士待制食邑千五百戶以上每遇恩則加實封若虛邑五百者其實封加二百虛邑三百二百者實封加一百今復不然雖前執政亦只加虛邑三百耳故侍從官多至實封百戶即止尤可笑也

老人該恩官封

晁無咎作積善堂記云大觀元年大赦天下民百歲男
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於是故
漳州軍事判官晁仲康之母黃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
子仲詢走京師狀其事省中為漳州請漳州雖沒赦令
初不異往者丞相以為可而上之封壽光縣大君今自
乾道以來慶典屢下仕者之父母年七十八十即得官
封而子已沒者其家未嘗陳理為可惜也

學士中丞

淳熙十四年九月予以雜學士除翰林學士蔣世修以
諫議大夫除御史中丞時施聖與在政府語同列云此
二官不常置今咄咄逼人吾輩當自點檢蓋謂其必大
用也已而皆不然因考紹興中所除者不暇縷述姑從
壽皇聖帝以後至于紹熙五年枚數之為學士者九人
仲兄文安公史魏公伯兄文惠公劉忠肅王日嚴王魯
公周益公及予其後李獻之也二兄史劉王周皆擢執
政日嚴以耆老拜端明致仕唯予出補郡獻之遂踵武

為中丞者六人辛企李姚令則黃德潤蔣世修謝昌國何自然也辛姚黃皆執政唯蔣補郡昌國徙權尚書即去國自然以本生母憂持服云

漢高祖父母姓名

漢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媼見於史者如是而已皇甫謐王符始撰為奇語云太公名執嘉又名孺媼姓王氏唐洪文館學士司馬貞作史記索隱云母溫氏是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溫云母溫氏與

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深嘆古人未聞聊
記異見予竊謂因果有此明證何不載之於漢紀疑亦
後世好事者如皇甫之徒所增加耳又嘗在嶺外見康
州龍媪廟碑亦云姓溫氏則指媪為溫者不一也唐小
說纂異記載三史王生醉入高祖廟見高祖云朕之中
外泗州亭長碑昭然具載外族溫氏蓋不根誕妄之說

君臣事迹屏風

唐憲宗元和二年製君臣事跡上以天下無事留意典

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遂采尚書春秋後傳史記漢書三國志晏子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為龜鑑者集成十四篇自製其序寫於屏風列之御座之右書屏風六扇於中宣示宰臣李藩等皆進表稱賀白居易翰林制詔有批李夷簡及百寮嚴綬等賀表其畧云取而作鑑書以為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覩而躬行庶將為後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又云森然在目如見其

人論列是非既庶幾為坐隅之戒發揮獻納亦足以開
臣下之心居易代言可謂詳盡又以見唐世人主作一
事而中外至於表賀又答詔勤渠如此亦幾於叢脞矣
憲宗此書有辨邪正去奢泰兩篇而末年用皇甫鏘而
去裴度荒於遊宴死於宦侍之手屏風本意果安在哉
僧道科目

唐末帝清泰二年二月功德使奏每年誕節諸州府奏
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白科文章應制

科持念科禪科聲贊科道士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
科表白科聲贊科焚修科以試其能否從之此事見舊
五代史記不知曾行與否至何時而罷也蓋是時猶未
鬻賣祠部度牒耳周世宗廢併寺院有詔約束云男年
十五以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五百紙女年十三
以上念得經文七十紙或讀得三百紙者經本府陳狀
乞剃頭委錄事參軍本判官試驗兩京大名京兆府青
州各起置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祠部差官引試其三

處祇委判官逐處聞奏候勅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
剃頭受戒其防禁之詳如此非若今時只納錢于官便
可出家也念經讀經之異疑為背誦與對本云

射佃逃田

漢之法制大抵因秦而隨宜損益不害其為炎漢唐之
法制大抵因隋小加振飾不害其為盛唐國家當五季
衰亂之後其究不下秦隋然一時設施固亦有可采取
按周世宗顯德二年詔應逃戶莊田並許人請射承佃

供納稅租如三周年內本戶來歸者其桑田不計荒熟並交還一半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交還一分如五周年外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諸州陷蕃人戶來歸業者五周年內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內還一半十五周年內三分還一此外者不在交還之限其旨明白人人可曉非若今之令式文書盈於几閣為猾吏舞文之具故有捨去物業三五十年妄人詐稱逃戶子孫以錢買吏而奪見佃者為可歎也

周世宗好殺

史稱周世宗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置之極刑予既書于續筆矣薛居正舊史記載其事甚備而歐陽公多芟去今畧記于此樊愛能何徽以用兵先潰軍法當誅無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檢供奉官竹奉璘以捕盜不獲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以監納取耗刑部員外郎陳渥以檢田失實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以橋道不謹內供奉官孫延希以督修永福殿而役夫有

就瓦中啜飯者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以不奉使者命撿視夏苗左藏庫使符令光以造軍士袍襦不辦楚州防禦使張順以隱落稅錢皆抵極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孟字義訓

一字數義固有之矣若孟字只是最長最先之稱如所謂孟侯孟孫元妃孟子孟春孟夏之類是也國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咱我注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而謂孟為里克妻字則非矣又云孟一作盍史記呂后

本紀注中引此句而司馬貞索隱乃云孟者且也言且
咱我物其說無所據班固幽通賦孟孟晉以迨羣李善
乃注孟為勉蜀王衍書其臣徐延瓊宅壁為孟言蜀語
謂孟為弱故以戲之其後孟知祥得蜀館于徐第以為
已識此義又為無稽也東坡與歐陽叔弼詩云主孟當
咱我玉鱗金鯉魚正用優施語魯之寶刀曰孟勞不詳
其義

向巨原詩

亡友向巨原自少時能作詩予初識之於梁宏夫坐上
未深知之也是日偕二友從吳傳朋游芝山登五老亭
以駕言出游分韻賦詩巨原得駕字其語云茲山何巍
巍氣欲等嵩華從公二三子勝日飽閒暇躋攀謝車輿
自辦兩不借捫蘿覓幽陞行椒得孤榭側送夕陽移俯
視高鳥下登臨記曩昔歲月驚代謝却數一周星復命
千里駕身從泛梗流事與浮雲化竭來共一尊似為天
所赦明發還問塗合離足悲咤詩成觀者皆服傳朋游

絲詩卷數百篇巨原獨不深嘆美之頗記其數句曰先生著名節百世追延陵我評先生賢不以能書稱功成磨蒼崖盛德頌日昇勿書陵雲榜華顛踏高層句格超峻其旨皆有規諷與前所紀劉彥冲古風相類也後哀其平生所作數千篇目為葵齋雜藁倩子為序時予在章貢及序成持寄之則已卧病僅能於枕上一讀而已巨原初見韓子蒼得一詩曰老子真祠地君來覓紙題文如士衡俊年與正平齊聞說鍾陵郡官居章水西浯

翁詩律在佳處可時携而韓集佚不收但見序中耳

葉晦叔詩

亡友葉黯晦叔嘗除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十九年為福建帥屬予嘗因春補諸生白于府主邀與同考校鎖宿貢院兩旬予作長句云沈沈廣厦清如水市聲人聲不到耳一間十日豈天賜慙愧紛紛白袍子相逢更得金玉人久矣眼中無此士連牀夜語不成寐往往難聲忽驚起是中差樂真難名昔者相過安得此但憐時節不

相謀正墮清明寒食裏梨花已空海棠謝外閒物色知
餘幾只恐雨風摧折之負此一春吾過矣謝公尋山飽
閒暇應笑腐儒黏故紙錦囊得句應已多萬一相思頻
寄似時謝景思為參議官故卒章簡之晦叔和篇云文
章萬言抵杯水世上虛名徒爾耳我常自笑一生癡那
更將癡笑羣子大屋沈沈餘百年到今所閱知幾士看
渠得失自偶然其間悲喜從何起君聞我言亦大笑為
說萬事揔如此

缺兩句

急須了却公家事門外不知春有

幾

缺三句

飛雨時聞打窓紙他年萬一復相從未必從容

今日似其語意超新惜不能盡憶又嘗云五十六言大抵多引韻起若以側句入尤峻健如老杜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是也然此猶是作對若以散句起又佳如苦憶荊州醉司馬謫官樽俎定常開是也故予自福倖滿歸晦叔以二詩送別正用此體一章云一門伯仲知誰似四海文章正數君何事與予如舊識由來於世兩相聞閒官各喜光陰賸勝地空多物色分忽

復翩然從此去便應變化上青雲二章云此地相從驚
歲晚登臨況是客歸時却將襟抱向誰可正爾艱難惟
子知情到中年工作惡別於生世易為悲梅花盡醉清
江上黯澹西風凍雨垂可謂奇作然相別不兩年即下
世每誦味其語輒為悽然因刻所作容齋記嘗識于末

容齋三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容齋三筆卷十

十七則

宋 洪邁 撰

詞學科目

熙寧罷詩賦元祐復之至紹聖又罷於是學者不復習
為應用之文紹聖二年始立宏詞科除詔誥制勅不試
外其章表露布檄書頌箴銘序記誡諭凡九種以四題
作兩場引試唯進士得預而專用國朝及時事為題每
取不得過五人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制詔

內二篇以歷代史故事每歲一試所取不得過三人紹興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兩科裁訂別立一科遂增為十二體曰制曰誥曰詔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凡三場試六篇每場一古一今而許卿大夫之任子亦就試為博學宏詞科所取不得過五人任子中選者賜進士第雖用唐時科目而所試文則非也自乙卯至于紹熙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紹熙庚戌闕不取其以任

予進者湯岐公至宰相王日嚴至翰林承旨李獻之學士陳子象兵部侍郎湯朝美右史陳峴方進用而予兄弟居其間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執政子官處翰苑此外皆係已登科人然擢用者惟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執政沈德和莫子齊倪正父莫仲謙趙大本傅景仁至侍從葉伯益李元衡至左右史餘多碌碌而見存未顯者陳宗召也然則吾家所蒙亦云過矣

唐夜試進士

唐進士入舉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為自平旦至通宵劉
虛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之句及三
條燭盡之說按舊五代史選舉志云長興二年禮部貢
院奏當司奉堂帖夜試進士有何條格者勅旨秋來赴
舉備有常程夜後為文曾無舊制王道以明規是設公
事須白晝顯行其進士並令排門齊入就試至閉門時
試畢內有先了者上歷晝時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須晝
試應諸科對策並依此例則晝試進士非前例也清泰

二年貢院又請進士試雜文並點門入省經宿就試至
晉開運元年又因禮部尚書知貢舉竇正固奏自前考
試進士皆以三條燭為限并諸色舉人有懷藏書冊不
令就試未知於何時復有更革白樂天集中奏狀云進
士許用書冊兼得通宵但不明言入試朝暮也

納紬絹尺度

周顯德三年勅舊制織造純紬絹布綾羅錦綺紗縠等
幅闊二尺起來年後並須及二尺五分宜令諸道州府

來年所納官絹每匹須及一十二兩其絕紬只要夾密
停勻不定斤兩其納官紬絹依舊長四十二尺乃知今
之稅絹尺度長短闊狹斤兩輕重頗本於此

朱梁輕賦

朱梁之惡最為歐陽公五代史記所斥詈然輕賦一事
舊史取之而新書不為拈出其語云梁祖之開國也屬
黃巢大亂之餘以夷門一鎮外嚴烽候內辟汴萊厲以
耕桑薄以租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

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于河上河南之民雖困於輦運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歛輕而邱園可戀故也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謙為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斂以奉上民產雖竭軍食尚虧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饑饉不四三年以致顛隕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寰區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論誠然有國有家者之龜鑑也資治通鑑亦不載此一節

坎離陰陽

坎位正北當幽陰肅殺之地其象於易為水為月董仲舒所謂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然而謂之陽離位正南當文明赫赫之地於易為日為火仲舒所謂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然而謂之陰豈非以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邪司馬正云天是陽而南是陽位故木亦是陽所以木正為南正也火是地正亦稱北正者火數二二地數地陰主北方故火正亦稱北正究其極摯頗似難曉聖人無所云古先名儒以至于今

亦未有論之者

前執政為尚書

祖宗朝曾為執政其後入朝為他官者甚多自元豐改
官制後但為尚書曾孝寬自簽書樞密去位復拜吏部
尚書韓忠彥自知樞密院出藩以吏書召李清臣蒲宗
孟王存皆嘗為左丞而清臣存復拜吏書宗孟兵書先
是元祐六年清臣除目下為給事中范祖禹封還朝廷
未決繼又進擬宗孟兵部右丞蘇轍言不如且止左僕

射吕大防於簾前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
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轍曰尚書闕官已數
年何嘗闕事遂已胡宗愈嘗為右丞召拜禮書史書自
崇寧已來乃不復然

河伯娶婦

史記褚先生所書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問民所疾
苦長老曰吾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
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

河伯娶婦與祝巫分其餘錢持歸巫行視小家女好者
即聘娶為治齋宮河上粉飾女浮之河中而沒其人家
有好女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豹曰至
娶婦時吾亦往送遂投大巫嫗及三弟子并三老於河
乃罷去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子按此事蓋
出於一時雜傳記疑未必有實而六國表秦靈公八年
初以君主妻河言初者自此年而始不知止於何時注
家無說司馬貞史記索隱乃云初以君主妻河謂初以

此年取他女為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為河伯娶婦蓋其遺風然則此事秦魏皆有之矣

六經用字

六經之道同歸旨意未嘗不一而用字則有不同者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書為佑在易為祐在詩為右惟維唯一也而在書為惟在詩為維在易為唯左傳亦然又如易之无字周禮之漚眡薨麤齋臯敝臬蚪捫簎等

字他經皆不然今人書无咎无妄多作無失之矣孝宗
初登極以潛邸為佑聖觀令玉冊官篆牌奏云篆法佑
字無立人只單作右字道士力爭以為觀名去人恐不
可安跡有旨特增之

鄂州興唐寺

鄂州城北鳳凰山之陰有佛刹曰興唐寺其小閣有鐘
題誌云大唐天祐二年三月十五日新鑄勒官階姓名
者兩人一曰金紫光祿大撿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

陳知新一曰銀青光祿大撿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
楊琮大字之下皆當有夫字而悉削去觀者莫能曉五
代新舊史九國志並無其說唯劉道原十國紀年載楊
行密之父名怵怵與夫同音是時行密據淮南方破杜
洪於鄂而有其地故將佐為諱之行密之子渭建國之
後改文散諸大夫為大卿御史大夫為御史大憲更可
證也鄱陽浮洲寺有吳武義二年銅鐘安國寺有順義
三年鐘皆刺史呂師造題官稱曰光祿大卿撿校太保

兼御史大卿然則亦非大憲也王得臣塵史嘗辨此事而云行密遣劉存破鄂州知新琮不預志傳皆略而不書予又按楊溥時劉存以鄂岳觀察使為都招討使知新以岳州刺史為團練使同將兵擊楚為所執殺則知新乃存偏裨非不預也

禰衡輕曹操

孔融薦禰衡以為淑質正亮英才卓犖志懷霜雪疾惡若讎言任座史魚殆無以過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數稱述

於曹操操欲見之衡素相輕疾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因召之擊鼓裸身辱之融為見操說其狂疾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宴衡乃坐於營門言語悖逆操怒送與劉表衡為融所薦東坡謂融視操特鬼蜮之雄其勢決不兩立非融誅操則操害融而衡平生唯善融及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融修皆死於操手衡無由得全漢史言其尚氣剛傲矯時慢物此蓋不知其鄙賤曹操故陷身危機所謂語言

狂悖者必誦斥其有僭篡之志耳劉表復不能容以與
黃祖觀其所著鸚鵡賦專以自況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如云嬉游高峻栖峙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雖周旋
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翼於衆禽
又云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
馴擾以安處又云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以嶮巖豈言
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又云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
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卒章云苟竭心

於所事敢背惠以忘初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効愚
予每三復其文而悲傷之李太白詩云魏帝營八極蟻
觀一襴衡黃祖斗筭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鵡落筆
超羣英鏘鏘振金石句句欲飛鳴摯鸚鵡啄孤鳳千春傷
我情此論最為精當也

禁中文書

韓魏公為相密與仁宗議定立嗣公曰事若行不可中
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

中書行足矣淳熙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壽皇聖帝自
德壽持喪還宮二十五日有旨召對與吏部尚書蕭燧
同引中使先諭旨曰教內翰留身既對乃旋於東華門
內行廊下夾一素幄御榻後出一紙錄唐貞觀中太子
承乾監國事以相示蕭先退上與邁言欲令皇太子參
決萬幾使條具合行事宜仍戒云進入文字須是密邁
奏言當親自書寫實封詣通進司上曰也只翦開不如
分付近上一箇內臣邁又言臣無由可與內臣相聞知

惟御藥是學士院承受文字尋常只是公家文書傳達
今則不可欲俟檢索典故了日却再乞對面納上曰極
好於是七月間三得從容乃知禁廷機事深畏漏泄如

此

其詳見於所
記見聞事實

老子之言

老子之言大抵以無為無名為本至於絕聖棄智然所
云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
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乃似於用機械而有心

者微言淵奧固莫探其旨也

孔叢子

前漢枚乘與吳王濞書曰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
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
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
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孔叢子嘉言篇載子貢
之言曰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
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

其危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重而鎮之繫絕於高墜
入於深其危必矣枚叔全用此語漢書注諸家皆不引
證唯李善注文選有之予按孔叢子一書漢藝文志不
載蓋劉向父子所未見但於儒家有太常蓼侯孔臧十
篇今此書之未有連叢子上下二卷云孔臧著書十篇
疑即是已然所謂叢子者本陳涉博士孔鮒子魚所論
集凡二十一篇為六卷唐以前不為人所稱至嘉祐四
年宋咸始為注釋以進遂傳於世今讀其文略無楚漢

閒氣骨豈非齊梁以來好事者所作乎孔子家語著錄於漢志二十七卷顏師古云非今所有家語也

小星詩

詩序不知何人所作或是或非前人論之多矣唯小星一篇顯為可議大序云惠及下也而繼之曰夫人惠及賤妾進御於君故毛鄭從而為之辭而鄭箋為甚其釋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兩句謂諸妾肅肅然而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又云裯者牀帳也謂諸妾夜

行抱被與牀帳待進御且諸侯有一國其宮中嬪妾雖云至下固非閭閻賤微之比何至于抱衾而行況於牀帳勢非一已之力所能致者其說可謂陋矣此詩本是詠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與殷其雷之指同

桃源行

陶淵明作桃源記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系

之以詩曰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
亦云逝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自是之後詩人多賦
桃源行不過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云神仙有無何渺
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世俗那知偽為真至今傳者武陵
人亦不及淵明所以作記之意按宋書本傳云潛自以
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
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
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故五臣注文選用其語

又繼之云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此說雖經前輩所
詆然予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為言至云無論魏晉乃
寓意於劉裕託之於秦借以為喻耳近時胡宏仁仲一
詩屈折有奇味大略云靖節先生絕世人奈何記偽不
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為秦民故作斯文寫
幽意要似寰海離風塵其說得之矣

司封贈典之失

前所書司封失典故偶復憶一事尤為可笑紹興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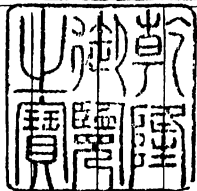
八年郊祀赦恩資政殿學士樓炤父已贈少師乞加贈
司封以資政殿學士係只封贈一代父既至少師不合
加贈獨改封其母范氏歐陽氏為秦國魏國夫人蓋樓
公雖嘗為執政而見居官職須大學士乃恩及二代故
但用侍從常格資政殿學士施鉅父仲說已贈太子太
保加為宮傅亦不及祖也乾道六年仲兄以端明殿學
士知太平州是年郊赦伯兄已贈祖為太保而轉運司
移牒太平州云準吏部牒取會本路曾任執政官合封

贈二代者仲兄既具以報又再行下時祖母及父母已至極品於是以祖為言遂復贈太傅命詞給告殊非端殿所當得不知省部一時何所據也

辰巳之巳

律書釋十母十二子之義大略與今所言同唯至四月云其於十二子為巳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據此則辰巳之巳乃為矣音其他引二十八宿謂柳為注畢為濁昂為留亦見於毛詩注及左氏傳如詩謂營室為定星

也



容齋三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三筆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_臣羅錦森

員外郎_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_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_臣朱所

謄錄監生_臣趙廷麒

欽定四庫全書

容齋三筆卷十一

十一

宋 洪邁 撰

碑誌不書名

碑誌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父祖之功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當直存其名字無所避隱然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如淳于長夏承碑云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之弟李翊碑云牂牁太守曾孫謁者孫從事君元子之類是也自唐及本朝名

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至於記序之文亦然王荆公為多殆與求文揚名之旨為不相契東坡先生送路都曹詩首言乖崖公在蜀有錄事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遂求去以詩留別所謂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者公驚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薦之坡幼時聞父老言恨不問其姓名及守潁州而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誦此語留之不可乃采前人意作詩送之其詩大略云結髮空百戰

市人看先封誰能搔白首抱關望夕烽則路君之賢而不遇可知矣然亦不書其名使之少獲表見又為可惜也

漢文帝不用兵

史記律書云高祖厭苦軍事偃武休息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擁兵阻阨選蠕觀望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

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
侵邊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
日忘之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
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
盛粟至十餘錢予謂孝文之仁德如此與武帝黷武窮
兵為霄壤不侔矣然班史略不及此事資治通鑑亦不
編入使其事不甚暴白惜哉

帝王諱名

帝王諱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於本廟中耳克
昌厥後駿發爾私成王時所作詩昌發不為文武諱也
宣王名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在其時厲王名胡而胡
為虺蜴胡然厲矣之句在其孫幽王時小國曰胡亦自
若也襄王名鄭而鄭不改封至於出居其國使者告于
秦晉曰鄙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伯傳王唯秦始皇
以父莊襄王名楚稱楚曰荆其名曰政自避其嫌以正
月為一月蓋已非周禮矣漢代所謂邦之字曰國盈之

字曰滿徹之字曰通雖但諱本字而吏民犯者有刑唐太宗名世民在位之日不偏諱故戴胄唐儉為民部尚書虞世南李世勣在朝至于高宗始改民部為戶部世勣但為勣韓公諱辨云今上書及詔不聞諱辭勢秉饑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喻及機以為觸犯此數者皆其先世嫌名也本朝尚文之習大盛故禮官討論每欲其多廟諱遂有五十字者舉場試卷小涉疑似士人輒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科舉尤甚此風殆

不可革然太祖諱下字內有从木从勻者廣韻於進字中亦收張魏公以名其子而音為進太宗諱字內有从耳从火者又有梗音今為人姓如故高宗諱內从勻从口者亦然真宗諱从心从亘音胡登切若缺其一畫則為怕遂并怕字不敢用而易為常矣

家諱中字

士大夫除官於官稱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諱者聽回避此常行之法也李燾仁甫之父名中當贈中奉大夫仁

甫請於朝謂當告家廟與自身不同乞用元豐以前官制贈光祿卿丞相頗欲許之予在西垣聞其說為諸公言今一變成式則他日贈中大夫必為祕書監贈太中大夫必為諫議矣法不可行遂止李愿為江東提刑以父名中所部遂呼為通議盖近世率妄稱太中也李自稱只以本秩曰朝散黃通老資政之子為臨安通判府中亦稱為通議而受之自如

記張元事

自古外國之臣來入中國者必為人用由余入秦穆公以霸金日磾仕漢脫武帝五柞之厄唐世尤多執失思力阿史那社爾李臨淮高仙芝渾瑊李懷光跌跌光顏朱耶克用皆立大功名不可殫紀然亦在朝廷所以御之否則為郭藥師矣儻使中國英雋翻致力於異域忌壯士以資敵國者固亦多有賈季在狄晉六卿以為難日至桓溫不能留王猛使為符堅用唐莊宗不能知韓延徽使為阿保機用皆是也西夏曩霄之叛其謀皆出

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其事本末國史不書比得
田畫承君集實紀其事云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
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觀覘山川
風俗有經略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閒云
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
飽聽松聲春晝眠范文正公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
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為鸚鵡詩卒章曰好著金
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

恥自屈不肯往乃礮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閒張吳徑走西夏范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為謀主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為疲弊職此二人為之時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閒使諜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是邊帥始待士矣姚又有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有雪詩

曰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數聯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承君所記如此予謂張吳在夏國然後舉事不應韓范作帥日尚猶在關中豈非記其歲時先後不審乎姚張詩筆談諸書頗亦紀載張吳之名正與羌酋二字同蓋非偶然也

宮室土木

秦始皇作阿房宮寫蜀荆地材至關中役徒七十萬人

隋煬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十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曳摩火出乃鑄鐵為轂行一二里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大中祥符閒姦佞之臣罔真宗以符瑞大興土木之役以為道宮玉清昭應之建丁謂為修宮使凡役工日至三四萬所用有秦隴岐同之松嵐石汾陰之栢潭衡道永鼎吉之桵栴櫨温台衡吉之檇永澧處之槻樟潭柳明越之杉鄭淄之青石衡

州之碧石萊州之白石絳州之斑石吳越之奇石洛水
之石邠宜聖庫之銀朱桂州之丹砂河南之赭土衢州
之朱土梓信之石青石碌磁相之黛秦階之雌黃廣州
之藤黃孟澤之槐華號州之鉛丹信州之土黃河南之
胡粉衛州之白堊鄆州之蚌粉兗澤之墨歸歙之漆萊
蕪興國之鐵其木石皆遣所在官部兵民入山谷伐取
又於京師置局化銅為鋸治金薄鍛鐵以給用凡東西
三百一十步南北百四十三步地多黑土䟽惡於京東

北取良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起二年四月至
七年十一月宮成總二十六百一十區不及二十年天
火一夕焚蕪但存一殿是時役徧天下而至尊無窮兵
黷武聲色苑囿嚴刑峻法之舉故民間樂從無一違命
視秦隋二代萬萬不侔矣然一時賢識之士猶為盛世
惜之國史志載其事欲以為夸然不若掩之之為愈也
沈括筆談云溫州鴈蕩山前世人所不見故謝靈運為
太守未嘗游歷因昭應宮採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於

外他可知矣

歲月日風雷雄雌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歷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雄在闕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觜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為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為歲陰故謂之雌但畢觜為月雄雌不可曉今之言陰陽者未嘗用雄雌二字也郎顗傳引易雌雄祕歷今亡此書宋玉風賦有雄風雌風之說沈約

有雌霓連蜺之句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為雷師曠
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
其鳴依音音不大霹靂者所謂雌雷水氣也見法苑珠
林子家有故書一種曰孝經雌雄圖云出京房易傳亦
日星占相書也

東坡三詩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詩云山僧本
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為闔石泉解娛

客琴筑鳴空山既至惠州殘臘獨出至栖禪寺亦不逢
一僧故其詩云江邊有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
步到栖禪寺堂空不見人老稚掩關睡所營在一食食
已寧復事客行豈無得施子淨掃地風松獨不靜送我
作鼓吹後在僑耳作觀碁詩記游廬山白鶴觀觀中人
皆闔戶晝寢獨聞碁聲云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
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歟碁者戶外屨二
不聞人聲時聞落子其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見句語

之妙一至於此

天文七政

尚書舜典以齊七政孔安國本注謂日月五星也而馬融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主日第二主月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曰七政尚書大傳一說又以為七政者謂春夏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人

道正而萬事順成三說不同然不若孔氏之明白也

符讀書城南

符讀書城南一章韓文公以訓其子使之腹有詩書致力於學其意美矣然所謂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等語乃是覬覦富貴為可議也杜牧之寄小姪阿宜詩亦云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願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其意與韓類也予向為陳鑄作城南堂記亦及此意云

致仕官上壽

范蜀公自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仍居京師
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韓康公元祐二年
以司空致仕太皇太后受冊乞隨班稱賀而降詔免赴
二者不同如此

五經字義相反

治之與亂順之與擾定之與荒香之與臭遂之與潰皆
美惡相對之字然五經用之或相反如亂臣十人亂越

我家惟以亂民亂為四方新辟亂為四輔厥亂明我新
造邦丕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
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
之葛藟荒之之類以荒訓定也無聲無臭胡臭亶時其
臭羶臭陰達于淵泉之類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
草不潰茂之類以潰訓遂也鄭康成箋毛詩潰成與毛
公皆釋為遂至於潰茂則以為潰當作彙彙茂貌也自
為異同如此

鎮星為福

世之伎術以五星論命者大率以火土為惡故有晝忌
火星夜忌土之語土鎮星也行遲每至一宮則二歲四
月乃去以故為灾最久然以國家論之則不然符堅欲
南伐歲鎮守斗識者以為不利史記天官書云五潢五
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宋均曰不言木土者德星不
為害也又云五星犯北落軍起火金水尤甚木土軍吉
又云鎮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已去而復還居之其

國得土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其居久其國福厚其居易也輕速福薄如此則鎮星乃為大福德與木亡異豈非國家休祥所係非民庶可得侔邪

東坡引用史傳

東坡先生作文引用史傳必詳述本末有至百餘字者蓋欲使讀者一覽而得之不待復尋繹書策也如勤上人詩集叙引翟公罷廷尉賓客反覆事晁君成詩集叙

引李邵漢中以星知二使者事上富丞相詩引左史倚
相美衛武公事答李琮書引李固論發兵討交趾事與
朱鄂州書引王濟活巴人生子事盖公堂記引曹參治
齊事滕縣公堂記引徐公事溫公碑引慕容紹宗李勣
事密州通判題名記引羊叔子鄒湛事荔枝歎詩引唐
美言荔枝事是也

兩莫愁

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畫工傳其貌好事

者多寫寄四遠唐書樂志曰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石
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古詞曰莫愁在何處莫愁石
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者是也李義山詩曰海
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傳虎旅鳴宵柝無
復難人送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如
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此莫愁者洛陽人梁
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
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陌頭十五嫁為盧家婦

十六生兒似阿侯
盧家蘭室桂為梁
中有鬱金蘇合香
頭上金釵十二行
足下絲履五文章
珊瑚挂鏡爛生光
平頭奴子擎履箱
人生富貴何所望
恨不早嫁東家王
者是也
盧氏之盛如此所云不早嫁東家王莫詳其義
近世周美成樂府西河一闋專詠金陵所云莫愁艇子
曾繫之語豈非誤指石頭城為石城乎

何公橋詩

英州小市江水貫其中
舊架木作橋每不過數年輒為

湍潦所壞郡守建安何智甫始疊石為之方成而東坡
還自海外何求文以紀坡作四言詩一首凡五十六句
今載於後集第八卷所謂大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
來如鵜在河是也予侍親居英與僧希賜遊南山步過
橋上讀詩碑希賜云真本藏于何氏此有石刻經黨禁
亦不存今以板刻之乃希賜所書也賜因言何公初請
記坡為賦此詩既大書矣而未遣送郡候兵執役者見
之以告何何又來謁坡曰軾未到橋所難以想像落筆

何即命具食拉坡偕往坡曰使君是地主宜先升車何
謝不敢乃並轎而行既至坡曰正堪作詩晚當奉戒抵
暮送與之蓋詩中云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呼填道抱
其馬足故欲同行以印此語耳坡公作詩時建中靖國
元年辛巳予聞希賜語時紹興十七年丁卯相去四十
六年今追憶前事乃紹熙五年甲寅又四十七年矣

容齋三筆卷十一